

百家類纂

第十六冊

參定
同觀

鵬胎
冠息

抱心
朴印

陰符
古

清靜
大通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晦菴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彊兵戰勝而不知

其不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
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爲也按舊本有諸家註
人各以所見爲說似未深究其旨近得六合鄧雪蟾子
好修有年遇至人口授彊令疏解頗快人意且能印證
聖經不謬於理意亦奇矣因并其解刻之以俟知者外
此又有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胎息經心印經
等書則皆道家脩煉之語見諸玄宗百大抵與陰
符參同相表裏也並附錄焉

陰符經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人心具易參焉三才天地昭然
人心懣然欲修真道必順帝之則執天之健故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
至矣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
化生乎身

五賊者即五行也因他能盜竊天地之造化萬物而名
之爲賊故五行能盜天地之元氣五味能盜人之元氣
人之生死物之長殺皆莫逃乎五賊故曰五行顛倒大
地佛寶五行順行地獄火坑人能見之則我命在我矣
噴欲見五賊
必發殺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四庫全書

陰符經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即天理也人心即天性也修天之理盡天之性而機在我矣天人合一是一是立天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一節經全重在此章第三句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乃合一之道陰符經所由作也人能殺得此機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語對人言不得恐泄天機取遭天譴此機一殺雖伏義一畫俱無用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賦稟有清濁人性有智愚故有工巧之異伏藏者歸根復命也無欲故靜天性在我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九竅者物督然而忘反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人能常守其中規則動靜不違乎道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之謂之

聖人

此言道機在人而人不自知不會鑄研也猶木中藏火國中隱姦人能殺得此機逆而修之跳出五行非聖人其孰能之火能焚木奸能敗國猶五賊能生我之身而反害我之性若水之載舟而反覆舟之義是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乃陰陽造化之始終天地實理之顯藏生我之門死我之戶天道自然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道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

既安

此盜字承上文天地造化生殺不息之機混三為一莫知為而為之義也且天地人萬物互相有生殺之妙總謂之盜重在三句二萬物以氣言三萬物以理言吾人稟天地之氣以成形盜萬物之味以養身備萬物之理以成性得是道者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三才清聖位皆在於吾人之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食字下得玄奧非得至人口訣莫能會其意如啞人食蜜對人言不出這時字見放在何處說與你們去尋喫今年物盡處明日未來時即吾人身中活子時是也不得師傳恐水中撈月不能得出時字與機字乃生天生地生人的大閑竅僕今將食字以得字代之使人明白易曉人能得其時則機自動動其機則時自至矣契云時至氣化機動籟鳴百骸從此理萬化從此安天人合一之妙安得斯人識此時會此機忘言於至道也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見之不可用後天思慮之神是也不神之神用之不可見先天不壞元神是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本乾坤之精備易之全體參同云推類結字易字象形取日月之義也天地間出象著明莫大者範圍週天之度數故有大小以積閏之餘至於日火之神月水之精神中之竟精中之臆拙添晦朔二八三五之玄前三後三之妙惟至人能通乎晝夜方見自己身中之易外合天地之易垂功於以而生焉神明於以而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

輕命

是機者乃天根極微之理能盜此機者聖人也若鯉化為龍鵬化為鴨天下尚不能見又豈能知乎是以父得不傳子夫得不傳妻天禁之所重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宜哉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

萬倍

夫道藏諸仁而顯諸用也七竅者利諸道也師者衆人之範也故無者有之用有者無之利瞽聽聾視併精歸於一也人徒知絕利於一源之中足抵用衆之十倍若能垂簾塞兌收視反聽純一不已萬緣皆空通吾身之晝夜則抵用衆萬倍可知矣非上士莫能行亦莫能知○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

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
修鍊家于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以做得愈熟愈有
效驗○須溪劉氏
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物死物即佛教教根塵識染生滅之謂也色聲是塵聞見
是根皆緣心動於妄也覺性常明即無生滅有道之士
慧風猛烈惟見於空六賊化為六通神明格物一誠之
所著也機在目只就物上言之亦是但未盡這個機字
的玄妙用處○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
己之曰亦以是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口
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合
德而至仁無私風雷擊搏萬物莫不蠢動本道體之真
常流行於四時在
天地亦不得知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極也餘塞也廉通也天指人心之性天也樂極則性
塞靜極則性通走馬田獵令人心發狂性之塞也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性之通也人心所為至私實未常離
夫至公蓋公私之間毫厘有差也譬如布穀之禽化鵠
胡鴈化鳩反舌不語皆此氣充壺而
彼氣來制之在禽鳥亦不得而知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之根乃造化萬物之門且萬物之形未生從無而
入於有是為造化萬物之形既死從有而入於無是為
造化也故曰生死者本天地陰陽造化消息功用之常也
若晝之生夜夜之死晝是也這根字乃至玄至妙的去
處生殺天地之機在此人能到得這根字地步即無生
死矣恩害二字即此一個根字中生中有殺殺中有生
也生我之門是恩生於害也
死我之門是害生於恩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天地文理哲

愚人不知道本在通反求諸遠事本在易反求諸雖每
以天地文理高遠莫能及信非聖人莫能知之殊不知
聖人明心悟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格物致知之功皆
不出時物文理章章然而由粗入精篤近而舉遠矣關

尹子曰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是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虞奇其人心之強然皆太過不及之病也不愚不奇大道之自然乃大中正之準也水火之功用水養吾人之生今有焚溺之患者是吾人以道自殺其身也亘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不求大道超出迷途都失脚跌在自已水火坑中雖至滅亡竟不能悟自家真性兩頭俱無中間緣何便認的有你不肯認自已之錯雖貴若秦皇功過韓信富比石崇才如倚馬智若晁錯其痴愚愈甚於戲良可哀哉良可惜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盡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

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又曰言不是盡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以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以此等處特好○朱子以此一篇詩儘解得明白但只言天地陰陽功用消長之理未會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符經乃天人合一之妙道論至道者若有絲毫與吾心不相合處皆未親見自己身中道體之精微也若先不明自己身心裏頭活潑潑的畢竟是箇何物事只以平日見聞影響的工夫便去酌天地之心準萬物之則未免失於支離不然何所取於陰符哉學者只以陰符二字之義悟之思過半矣且天地大道降在吾人之身心其體本自然而清靜人之喜怒哀樂之發雖然以動實未常離夫以靜是百姓日用的道理上士善能守乎自然之道善觀乎靜中之妙常應常靜則天地悉歸吾身萬化皆會吾心矣既得天地之真道勿助勿忘漸漸純一純一不已陰陽冲和運吾身之陰符攢吾身之五行會吾身之八卦天根在手月窟由心二至消長往來竅門三十六宮皆是陽春豈非陰陽相推而變化順哉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章承上章而言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不可違乃先
天而天不違也因而制之於至靜之道乃言天地間一
切功用之術皆後天而奉天時也只這自然之道四個
字至矣盡矣更復何言連此四字皆是強名出來且天
地生箇牛便是牛生正馬便是馬毫髮不容勉強豈非
自然之道歟是故惟聖人為能知自然之道畢竟莫能
違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抱元守一養元和於至靜之
中擒以五賊殺此神機旋乾轉坤反天復地於奇器之
中直造混元未判之先通形身晝夜之內父子不傳筆
龜莫測鬼神不知以之作祖徑登釋氏之彼岸以之昇
仙直入老子之玄關以之學聖允執堯舜之厥中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不用則獨
善其身超昇冲舉者以道也洗耳棄瓢者以道也簞瓢
陋巷者以道也用則兼善於天下致君於堯舜之上澤
民於義皇之中為天地立心為斯民立命繼往聖開來
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以道也若日月之昭明星辰之燦
爛莫不昭昭然盡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認耳目之
聰明拾典章之糟粕入海較沙是豈可同日而語其多
寡哉

舊註鄒沂引太公金櫃六韜之陰符註之則失之霄壤

矣嗟夫沂知陰符而不知所以為陰符者也昔軒轅黃

帝學道拜七十二師皆不得真道後遇廣成子得授皇

天聖祖最上一乘大道著此陰符經故有野狐之歎僕

六合人也繩樞甕牖布衣韋帶之士緣三代好道悟此

真機藏心十五年矣未常敢泄今遊華陽洞天遇

玉壺沈先生講性命之學纂百家之言僕因鄒註支離

恐懼後學更為新註符合真機若夫穿鑿欺世則吾豈

敢哉則吾豈敢哉丙寅中秋庚陽子雪蟾鄧道淳書於

華陽洞天

陰符經卷終

帝學前月十二時...
矣聖夫欲賦劍鋒而不賦以金劍鋒...
醫精機也...太公金匱六經之劍鋒...
與夫之書也

道家類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
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
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
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
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
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
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
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
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

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
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
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無爭
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
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
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
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
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清靜經終

道家類

洞古經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
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
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
不生與天地爲一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
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漠漠泔泔合乎無倫天地之
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住世章下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
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
所以不能長久者爲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
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

洞古經終

道家類

大通經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
存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
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道
無相故內其攝於有真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
虛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
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爲

大通經終

道家類

定觀經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脩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
忤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其次雖非的有貪着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勒行須臾
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不依一法
而心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
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
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
涉事之處諠鬧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
處諠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
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制而不着放

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
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爲真宅有事
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
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
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
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
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唯令定心之
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
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
七候一者心得定見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
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者
鍊形爲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
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
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

定觀經終

道家類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誼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

終

道家類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清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炁盈不離不殘松栢青青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大和充溢骨散寒瓊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誦之萬遍妙理自明

經終

古文參同契題辭

成都楊升菴氏慎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

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亡命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因併及之

按張平叔悟真篇有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其崇推若此彭曉解義序曰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

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
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
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其書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
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
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矣

古文參同契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參同契經文

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
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
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影
今本作馬就駕明君君今作御時今作御蘇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
傾危困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
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
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
魚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此段論煉丹入室之
初防閑謹密如是
以言未丹必待陰
陽節候也

按立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
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
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
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
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行易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
匿彰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
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
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證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為
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此段言一月之晦朔
弦望以比煉丹之行
文合符也

稟中宮戊已之功晦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从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匿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
象發散清光昂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
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
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
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众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
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
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觀故無常

散即散字

此段言十二子月功行之象也。

位為易宗祖朔旦為復陽炁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伍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夫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隣陽終於巳中而相于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觀其權度察伸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剥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返歸

此段喻人之修身。煉丹種人君之治國布政也。

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閼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彰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爰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諺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君布政國無害道

中篇 此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

諺音始音持

此節言人先須養性
方可修命與內以養
已段相應

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鄴鄂情主
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相真一難圖彰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
四支五藏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飴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彰即變字

此節直指金丹必須
同類藥物一陰一陽
以資其感化生也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
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鈴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
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
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
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
玉為階陛麟脯鳳脂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礪塗瘡去冷加水除熱
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

此節直指西竅之係
祭金水之用到此方
知入頭一著資於
煉已也

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
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
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被褐懷玉外為
狂夫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
若有若無髣髴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
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
踟躕守禦密固闊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
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
易求

下篇 此言聖賢服食飛昇金丹之道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
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積累長久
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
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
學者得之韞匱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
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
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

驅鉛汞入
中化為氣
為黃芽

指示
此節分明派珠金華
為陰陽二物復示燒
煉之大旨也

觀焉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
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
自卵其鷄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
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糾
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
其軀稟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効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太陽
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欄玕陽乃往和情性
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

流珠是離中
火龍砂汞
金華是坎中
水虎是鉛

教勅子孫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
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
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
貪便遂相啣嚙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
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鷗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
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
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丹砂木精得金
乃併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
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為女脾黃
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剛柔迭興更歷分布
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

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
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勤而
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
中洲功滿上升膺錄受圖如審遭逢觀其端緒以類相况
揆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
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
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撰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
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今按勤而行之十四句疑是中
篇卒章當在近而易求之下

後序

鄒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
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
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
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
已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
無四
物以下
八字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
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
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硤可觀使予敷僞却被贅愆命
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

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併柯葉萎
黃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參同契箋註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註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此註乾剛坤柔坎離匡廓運轂正

軸

此註坎離冠首牝牡

四卦以爲橐籥覆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

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

此註張布爲輿明君御時

數在律曆紀

律即第四節黃鍾等曆即十二月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

兼併爲六十剛柔有表裡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

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

此六句即聊陳兩象

未能究悉意

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

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即朔旦爲復至如循環賞

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

四時五行得其序

若不應四時則如經文所謂二至改度云云矣

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

即易行周流之意

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

陽配合之位也易爲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

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

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攄持雄陽

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鄣

凡修金丹火候與造化同途此因托易象以明之

此節即明前篇之
文一月晦朔弦望以喻
聖人明日月之合休
乾坤之用也

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蛻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
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
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
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此以下註易行周流一日之意長子繼父
體因母立兆丌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
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
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伍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
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
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
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基

○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
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匡廓以消亡謬誤
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八卦布列
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
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
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
動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
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此注帝王制作有所踵公作契承御之意
意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

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徐公因師公指魏覺悟之皓若褰帷
帳瞑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
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
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
其綱紀枝葉見扶踈

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腎陰陽配日
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
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已之樞轄動靜不

此篇詳明煉丹入室
之音參同契者鑒
合尖處

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三者既關捷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証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
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輒休疲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
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耕耘宿汙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
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
蔽世人莫知之是非歷臆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
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
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

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
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殀命
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條萬有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審厥旨曠然知
有由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
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
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
成易陶冶魚日豈爲珠蓬蒿不成櫝類同者相從事乖不
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此篇言鼎爐弦氣

以金爲隱防一

此篇言入室臨煥
下手結丹以入鼎也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據按
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差石
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
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
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火記
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
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
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
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

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燔。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仕杖。聾者聽商宮。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始竟武乃陳。侯視加謹。

此節言欲下手煉丹。先和戊己二土。然後可採金水而成丹也。

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規矩。金沙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姍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

在朔望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玉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無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後叙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爲証用意健矣故爲立註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彊已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參同契三相類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今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却今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今王者退自改關捷有低昂今害氣遂奔走江河之枯竭今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今徘徊于與午寅申陰陽祖今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今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甌山今炎火張設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今飛揚色五彩遭遇網羅施今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今嬰兒之

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
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瀟瀟鼎沸馳兮暴湧不
休止接連重疊纍兮犬牙相錯距形似仲冬冰兮欄玕吐
鐘乳崔嵬而雜厠兮交積相支拄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率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雜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
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三五并與一作爲一作危一兮
都集歸二一作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
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
爲兮非有邪僞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竭遂成
塵兮火滅化爲土若藥染爲黃兮侶藍成綠組皮革煑成

膠兮麴藥化爲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
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
漢兮昴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
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忽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下篇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
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
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瞻理腦定昇玄
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
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

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乃圭霑淨魂魄得長生居仙村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
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後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
參同契今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鈎援相建旨意等齊所
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
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歧
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
悞

參同契卷終

鵬冠子題辭

漢志鵬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鵬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
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鵬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
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
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而柳子
厚則謂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學者以爲盡出鵬冠至
讀其書則僅誼所引足取耳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僞爲
其書乎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
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則亦安得遽棄之
哉

鵬冠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鵝冠子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道凡四稽一曰
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二曰什
已三曰若已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
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
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
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
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人物志曰獸之特
者為雄草之秀者為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
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剛
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
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
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
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為知造意以中險為道以
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

小人難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
近如此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
而無以告苦乎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檢也度數節也陰陽
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
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
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彊為之
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
中有精乎

剡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
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

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
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
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
可以見術數之士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
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
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
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
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水火不相入天
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

也自知慧出使王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田不因地
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
四者已何非師術也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
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
道之用法也

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
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
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
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具將凶

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
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
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
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
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鈎繩相布銜轂相制參偶
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
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
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
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
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

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萬物之本製天
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
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患應難使勇受
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
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
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
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
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
貞謙之功發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
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

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遇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

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彊兵彊者先得意於天下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

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
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
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
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
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
腴腴之土之謂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
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
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
老其孰能以褊材爲褒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

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
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
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
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無方化
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令
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
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人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
以爲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
火之禽陽之精也騏驎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
之精也德能致之精畢至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
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五五

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氣由神生道由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故萬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潤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爲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

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僮謀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

於天地

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
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

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

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目

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

離已而在彼者

缺也

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

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

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

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

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

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

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

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

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敏明焉故

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

貴焉故靡不仰制焉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

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

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代有唐禹服有苗天不

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

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

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無見久貧賤則

據簡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

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廼成四時精習

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湯能以七十里放桀
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千方萬曲所雜齊同勝道不
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
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
請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
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計失其國削主困爲天
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太疎故也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太密故也

衆

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城

慶者在堂
咎者在門

失反爲

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

人大觀乃見其可橢枋一術奚足以游

橢讀如隋
枋讀如方
釜之方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
拘囚桀軋森琅孰燬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
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徇財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爲世溷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

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甯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庶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闔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

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不提生於弗器

器故提之

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龜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

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

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

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

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

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

誠蓋病也

必待俞跗卓襄

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

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
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
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
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
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
投毒藥副飢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
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
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
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
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
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
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
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
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
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螻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
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
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

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巒堙谿橐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

今世之言兵也皆彊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

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天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也。枋柄也出進合關，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

騶冠子卷終

百家類纂

道家類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齊俗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莖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

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木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屨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衮服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刻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時其刻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

其境

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鈍鈞之勁不就

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見三苗傾

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

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而傾僨

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

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塞謬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歛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美而輕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

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騶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

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躋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
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

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
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
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
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
塗而棄騏驎哉

口不容而彊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

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乘難乘而可以致重濟

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

倫

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美義農
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蠕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
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

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

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

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茲黨

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

雀覩亂萌則若薙由之芟蕪葳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

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

不陳則曲直不分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

崔烈有銅臭之嗤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

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

問哉

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

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

其精霸王之道也

夫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

芳蘭之分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

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

夫畏水者不必廢舟揖忌傷者何必弃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櫟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

枯禽不與鷗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亢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韞鋒則曷用異於刃

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于榮哉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蹕而紆青傳說釋桀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絮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

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棄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啣命則辱命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
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聲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
瞻視接對之容

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
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

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

鯀與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
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
自不合無所多恠

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

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
可不深防乎

明者舉失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
稱薪而爨數粒而炊屏瑕棄壁披毛索鱗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
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劔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

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

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

以磋切之至言為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直偽顛倒玉石混淆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西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方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

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

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注清聽於九韶者

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

甘其口

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選武也情孳孳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無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

處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

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塔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

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享茅土不常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

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

夫藏多者亡厚好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

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
孟生方欲抑頤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
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熒爛侶鮪鰕於跡水
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
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
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
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
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
奸繁

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夫淵竭
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
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英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
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
之際乎

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鷁
金之可陋

夫搜尋仞之壟求于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
日雖久能安得乎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
公所以鬱悒薛灼所以咏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
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虫聚合魚
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湯師蜘蛛而結網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

世間

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龍淵以靡豁常新斧
以日用速敝

寸蛭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蜴宛轉果
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董脯救饑鵠酒止渴非不
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酥壁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
出荆山是和璧所生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俚語示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
去死轉近

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墮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錐鑽不可剗割牛馬而
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鑕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靡
及其乘衝飈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
委轡筴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施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
險哉

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王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
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智大
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
公姦慝之所讐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
豪貴毛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焉
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逢世所貴則蹇驢
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大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
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抱朴子卷終



